

橫浦先生文集

五



翁浦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傳統論



橫浦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傳統論

伊訓論

此一篇乃太甲即位之初伊尹以太甲繼湯之  
後其任甚重其貴亦重一失其機天下事去矣  
吾乃成湯謀臣相與伐桀有天下者也其憂  
不得不深其防不得不預故於告廟之際侯甸  
羣后之前稱說夏之先君有德如此而桀弗率  
遂亡天下湯伐桀有天下以寬除其虐猶秦苛  
法而漢祖入關止約法三章以收天下之心也  
太甲守成當以愛敬為主湯如此盛德猶從諫  
好古故為君為臣皆盡其道而以忠恕為歸所  
以有天下又為子孫無窮之計所以敷求明哲  
之士以輔相之又制官刑使羣臣匡正之先王  
之意如此太甲宜自愛重况天之福善禍淫如  
此而吾之善惡所係如此其可少忽乎余深味  
其言諄諄如富家老翁惟恐其子孫忘其平生  
勞苦而失其基業也夫成王即位周公作立政  
太甲即位伊尹作伊訓伊周之見其過人遠矣  
想見伊周見太甲成王皆非有天下之姿特以



天下不可無主祖宗不可無嗣故立之爾心知太甲必不義成王必聽讒故於即位首訓以祖宗之業首告以知人之事亦心知太甲必悔過成王必悔寤故斷然立之使其有過或放于桐以救藥之或居東以款待之終無不如其意者其規模造化爲如何哉使學者不至伊周其殆矣夫

太甲論上

嗚呼傳子之弊乃至是哉禹再傳而得太康太康以畋遊失邦湯一傳而得太甲太甲以縱欲被放使啓與湯復舉堯舜故事擇天下大聖賢而授之安得有此危事哉噫太甲非伊尹事其去矣蓋君天下自有君天下之姿如太康太甲其姿乃如世祿之家不肖之子耳豈有君天下之器局乎然傳子之法旣行雖伊尹亦無如之何特在聖賢於其間造化之耳伊尹知太甲姿質下中非人君之質然亦知其有善端可引而納之於善故於即位之始當祖宗羣后百官前以伊訓一篇警動之又有肆命之篇又有徂后之篇是皆開大其爲善之路而徂止其爲惡之

機也太甲善端淺薄惡氣闕大不能自還故於伊尹之言漠然不省伊尹又陳先王求賢之說以感發之又陳越命自覆之言以震動之而太甲又不省夫其所以不省者惡氣也然而善端融融非困於心衡於慮不能作非證於色發於聲不能喻此伊尹所以放於桐宮以造化之使其屏遠小人以殺其惡密邇先王以大其善悲辛感愴惡念崩殂此所以克終允德而卒爲有商之賢君也嗚呼伊尹其巧妙哉其亦不幸矣哉首相湯以放桀終攝位而逐君使其有一毫姦心天下其肯帖首安尾以聽其所欲爲而無異辭乎古之人其過人遠矣此余所以三歎而不能自已也

### 太甲論中

此一篇載伊尹以太甲克終允德以冕服奉之以歸又作書以慶太甲之改過太甲又自陳往昔失路而今日自新之意伊尹又陳允德必有實効如先王子惠困窮而民悅之鄰邦徯之其所以望太甲者無已既又指允德之實在孝恭聰明使上念祖宗下念臣民所見遠大而不爲

一時快意之計所聽仁義而不聽悖道害德之言則允德協于下而爲明明之君矣豈不休哉嗚呼天下樂事其復有過人主改過復歸朝廷百官羣后皆退就諸臣之位以聽新政者乎此余所以想見商家君臣有無窮之樂也

### 太甲論下

嗚呼伊尹愛君之心豈有紀極哉伊尹於伊訓肆命徂后太甲上太甲中其所以開導太甲亦至矣今下篇方申誥以敬仁誠之說其要欲太甲修德不已而所以修德者正在於用君子虔虔懍懍如富家老翁所以詔告其子孫者丁寧再三喋喋不已其愛君之心可謂極矣且又使太甲修德當有其漸不可陵節躡等以自欺也第聽君子之苦言而絕小人之美語使深思力行一到元良之地則萬國正矣萬國正可以已乎學豈有止法哉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豈在多談哉申公曰治道無多談顧力行如何爾故戒以辯言亂舊政伊尹之心期於太甲悔過修德法先王而已使太甲元良而萬國皆正則伊尹之職辦矣成功不去此貪位也故又

自誓以罔以寵利居成功君臣兩盡其道則湯之天下國家其太平豈有紀極哉伊尹拳拳之意真可爲臣子之法

咸有一德論

此伊尹告歸留遺意以告太甲也其拳拳於宗廟社稷可謂至矣其忠愛太甲亦可謂極矣蓋德者得也一德者其所得終不可亂也儻非真有所得其能不亂乎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是人生本自有得也又曰感於物而後動性之欲也是感物而動已墮於欲而非本體也天下

二四四

卷之六

三

有真能得其天性者則有感而應應而不流人欲每不能爲吾害雖千變萬化而吾所得元不亂也此一德之謂也非篤信好學超然自有開寤者其能彊爲之哉夫天難諶命靡常天命不可保如此吾有一德天在此命亦在此誰謂不可保乎吾德不一是墮於人欲矣嗚呼人欲何所不至乎適爲亡國之資而已夏桀不識此德故不知幽有鬼神又不能知明有民人墮於人欲爲慢爲虐使皇天弗保而鑒觀四方開導有命可以當歷數者當歷數者其惟一德乎有一



德則可以爲天地神明之主惟伊尹與成湯君臣之間皆超然真有所得上當天心可以受歷數而君九有革夏正夫一德之所在天之所在民心之所在也有此一德天必佑之民必歸之猶影之隨形響之逐聲也豈天私於我我求於民哉德之所在理固然耳夫成湯伊尹咸有一德而至得天下夏桀弗克庸德而至失天下然則吉凶在人災祥在德復何怨尤哉太甲新復君位可不知躬求一德以爲君又可不知任官左右亦求一德哉自惟新厥德至時乃日新此使太中自求一德也自任官惟賢才至惟和惟一此使太甲求一德之臣也太甲悔過乃憤而啓乃悱而發不可謂無所得矣然又不可止此以自足也既有所得當廣大之日新之故既有所得之後方且主善爲師而無常師此蓋所謂廣大之日新之也然而廣大日新之則可捨吾當時所得則不可故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欲識一德之效使萬姓聞吾號令不期而皆曰大哉王言又因吾言以行其善政又皆曰一哉王心如此則一德可見矣其感寤天下也深矣然

後可以上安天王下活蒸民如此可以已乎曰  
木也七世之廟尚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尚可以  
觀政况君民相須其可不留意乎夫聖人之道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  
儻以一德自止以夫婦爲愚不肖不足與有言  
此非真有所得也真有所得者必廣大必日新  
使匹夫匹婦不得自盡此少有所得而忽天下  
之人也非一德之本也惟日新而不已者然後  
可與論一德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  
之所以爲天也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  
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天不已文王亦不已則一  
德之不已復何疑哉伊尹以告歸故歷舉傳心  
之法以付太甲猶堯之禪舜舜之禪禹以一言  
相付曰允執厥中是也中即伊尹所謂一德也  
若天下之法止於此而已矣可不念哉

盤庚論上

異哉商家之君皆以遷都爲家法夫遷都豈細  
事哉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后稷封于有邰太王  
避狄居于岐文王徙于豐平王避狄遷于洛不  
過三遷而已而商自契至于成湯八遷自仲丁

至盤庚又五遷朝廷宗廟煩費勞動人民生業  
經營破壞何苦而爲此舉耶蓋商自有玄鳥之  
祥其家法頗信神怪往往如西漢夏賀良陳陽  
九之厄東漢楊厚豫言三百五年之厄故有遷  
都之說以攘其禍乎何以知其然哉自亳有桑  
穀之祥太戊一傳至仲丁即有躡之遷再傳至  
河亶甲見艴復衰故有相之遷又一傳至祖乙  
有耿之遷太史公曰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  
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  
莫朝陽崩盤庚立盤庚復遷于艴九世之亂事  
幾亡國而遷都紛紛皆桑穀之祥也豈商家君  
臣見商緒漸衰而桑穀生朝將有亡國之禍故  
爲遷都以應其變乎其間又有造化之意試一  
言之自湯以前雖爲諸侯所遷不過百里之內  
其事爲輕自仲丁以來以至盤庚已有天下矣  
王者以天下爲家京師爲室其遷爲重蓋朝廷  
宗廟百官人民一動勞費公私皆然其所以區  
區如此者蓋宅都旣久風俗寢衰事勢寢大恭  
儉久而奢侈生勤勞久而簡慢起以德率之旣  
未易化以法齊之又拂人情非大有以勞動之

使之一變其心術一易其耳目未可以言治也  
惟是遷都上下勞動跋履山川升降險阻風餐  
而水宿露居而野處耄艾旣欲其安也孩幼又  
欲其適也憂驚迫乎內紛紜變乎外一家之情  
如此况上自天子下至小民散漫乎山澤交橫  
乎道路薪水之給其能如所求乎器用之資其  
能必所願乎此特其塗路之苦爾至於已至新  
都山川異處風土異宜昔時之處所便安者今  
亡矣昔時之所往來勞苦者今變矣上下一切  
失其故步奢侈變而爲恭儉簡慢蹙而爲勤勞  
以德率之則易以從以法齊之則無不聽此商  
家祖宗以遷都一變弊俗之意也至於盤庚不  
特俗弊又有圯毀之患因時而遷其意在此然  
遷都太數上自百官下至庶民無不憚勞而怨  
咨者余以董卓遷都事觀之盤庚亦可謂賢君  
矣董卓謂楊彪曰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  
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嗚呼此盜賊之說也  
豈可施之廟堂哉且盤庚人主也福威在我生  
殺在我欲遷則遷欲止則止有何不可而三篇  
之意丁寧反復詳盡周悉言禍亂將臨而新都

之可樂必使上下之心皆通暢快適曉然知利害所在而後已其與賊卓所爲豈止霄壤哉上篇之意大抵主在羣臣其意以謂自先王以來皆灼見天命即有遷都之法豈我私意創爲此舉哉儻當遷不遷將有非常之禍今我此遷乃延將絕之命于永久也盤庚之教旣出矢言又數于民委曲盡情不爲暴厲以謂敷民當自在位始今羣臣乃不循商家舊事不稟祖宗法度不從君命不聽人言而私圖適意豈臣下之道哉使此時復生一董卓則斯民其殆矣惟聖王之心憫時俗之衰敝矜愚下之無知委曲周全諄復訓諭猶父母之於子于冉于三而不以爲病又命衆悉至于庭其意專主於羣臣而已蓋唱爲浮言以搖撼衆心者羣臣也故呼之使前曰予告汝訓汝等謀黜私僻之心無傲而不聽上命無從康而不肯遷都我念先王所與共政惟圖任舊人而已舊人能與先王同心凡先王播告之下舊人能宣其指意使民曉然知上之心是以先王每事不敢慢易出言不敢輕忽遷都之命一下民皆變動而各行計今汝等乃不

然乃不體上心聒聒喧啾起造無根之語不知  
訟誰之短也非我自大此德以遂此行則爲汝  
中輟矣今不有以警動惟汝等是含容使汝不  
畏人主是我觀火之燎原而不撲滅也如此不  
已是我拙謀已成汝過也汝不悛此心我將誅  
汝矣必使汝等知君臣之分如網之在綱知它  
日安定之功如農之力田而後已汝等能黜此  
私僻之心毋爲譁言以取虛譽其務遷都以實  
利施于民以至于爾親屬果能如此我方敢對  
衆大言稱汝有積累之德非一日造作以要虛  
名也乃不畏人主不聽我命是傲上也是施大  
害于遠邇之民使皆傲上不肯遷都是惰農自  
安以從康也不昏作勞不服田畝使皆怠惰從  
康也農不力田罔有黍稷將饑而死矣今不遷  
都罔有安利將自喪其生矣汝等今造險虜不  
和吉言于百姓是乃汝自生毒害自入禍敗姦  
軌以斷汝命以受誅罰自災于厥身汝自先以  
惡率民罪有所歸汝受誅罰之痛雖悔何及哉  
觀此儉民小人以口舌爲事汝等頗似之然儉  
民聞箴言尚知畏懼蓋箴言既來儻不改懼其

禍敗之發有過於口舌之傾覆者箴言尚可畏  
矧予有生殺之權能制汝短長之命乃不知畏  
乎汝等所見有未便於心者汝何不別白爲我  
言之而造此浮言恐動沈溺于衆人汝何心乎  
我觀汝浮言胥動相煽而起若火之燎于原雖  
不可嚮邇然而豈不可撲滅乎事至撲滅則亦  
已矣無可救矣豈有好爲苛虐哉則惟汝衆自  
作非謀非我之衆也顧汝等所爲如此宜速擯  
絕矣然念古人有人惟求舊之語故我未敢自  
決又有器非求舊惟新之語故我決欲遷都又  
念我先王及汝祖汝父相與同其勞逸今一旦  
敢動用非罰遽戮其子孫乎是以我世選爾家  
之功勞不掩汝等之善汝豈不見大享乎先王  
時汝祖皆得配享乎然我作福作災一循天理  
雖念汝祖父不敢動用非罰及其子孫而汝等  
自作弗靖亦豈得動用非德而妄貸汝等乎我  
告爾遷都之難不可輕易若射之有志審詳參  
訂一發破的可也今朝廷老成人知先王典故  
皆以謂當遷汝不肯遷是侮老成人也孤兒幼  
子待父兄以有生汝不肯遷是弱孤有幼也汝

等不可顧目前所居之利各謀所居長久之利  
長久之利無若遷都胡不勉出汝力無或從康  
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或傲上顧汝等所爲私僻  
如此不已有死之道我當有以勸沮之今無有  
遠邇親疎有罪即攻之不養汝至於死地有德  
即彰之必使汝興於善道如此遷都而善則是  
汝衆之力遷都而不善則是我有餘罰盤庚自  
任如此必其所見出乎羣臣之上也凡爾衆臣  
其致我此意遍告斯民使下民通曉上意無或  
以爾浮言疑惑民心太史公曰自仲丁以來比  
九世亂諸侯莫朝盤庚之立適當其時是時風  
俗衰敗無復知君臣之分亦不聞賢哲之風各  
弛慢職事各紊亂名位各喧囂多口故盤庚揔  
其過而目之曰自今至於後日各恭爾事而不  
可弛慢各齊乃位而不可紊亂各度乃口而不  
可喧囂僮或不循罰及爾身其可悔哉嗚呼觀  
盤庚丁寧勤苦如此亦費辭矣余於諄復之中  
獨見先王忠厚之心商鞅變法志在必行項羽  
行兵盡坑秦衆夫民心未曉當委曲詳盡以告  
戒訓諭之使之心安氣平可也不是之問曰我



君也汝臣也我所欲爲汝當聽命汝何人而敢  
疑何事而敢與有不吾聽命殺之坑之耳此以  
犬彘草管視民也哀哉董卓曰天下之事豈不  
由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盜賊之言類皆如此  
盤庚爲臣下如此傲憚乃從容訓諭略無忿疾  
之心與多士多方之篇相爲照映乃知聖王之  
心在此而不在彼矣東坡先生曰不仁者鄙慢  
其民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爲一切之政  
若雷霆鬼神然使民不知其從出其肯敷心腹  
腎腸以與民謀哉可謂深見先王之心後世之  
暴矣故并錄之

橫浦先生文集卷之七

橫浦先生文集卷之八

書傳統論

盤庚論中

此盤庚將遷又恐民當道塗跋履艱難辛苦將有怨咨吁歎之事故先委曲開喻使之忘其勤勞而曉其志意也自盤庚作至登進厥民皆史官形容其當日之舉并與精神而傳錄之也言盤庚之去耿非玩遊逸豫也惟涉河以民遷而已又以善言誘弗率之民大告本心用誠其有衆蓋衆心爲浮言所動務爲閉匿多不以誠際上今盤庚布腹心以起其誠心使衆皆尊嚴其心毋敢輕易列在庭下也則又登之使外進之使前委曲告之曰汝明聽我之訓誨我有命令汝毋或荒失以取禍咎也則又嗟嘆而語之曰古我先王以心相傳無不以敬民爲心而先王之民亦以保君爲心上一心相與同其憂感故凡一動一作少有不視天時而行止者浮如物之浮水一聽水之行止亦如先王動作之順天時一聽天時之行止豈敢容心於其間哉自太戊有桑穀之祥是天亦降大虐于商也故仲

丁以來隨天時以行止而不以舊邑爲懷故至于今五遷也然其所作豈快一己之嗜慾哉一視民所利而遷耳汝今何不念我先王之事所以聞于後世者惟以敬民爲心故其遷都意使汝民相與底於喜慶康寧之地非如有罪而投諸四裔之比也我所以如此呼召汝衆懷此新邑者非我自快耳目之玩也亦以汝民之故而已蓋汝民之志志在喜慶康寧今此邦將有蕩析離居之災故我從汝志徙於喜康之地是以令我將用汝遷之亳躬以爲安定之計汝其可慢乎然我心所困苦者以耿邑將有非常之災而汝等偃然自安不以我心之困苦者爲憂乃皆聽險膚之說包藏于心不肯宣露不生尊君親上之念動皆疑貳無復以至誠感動于人主者然而往何能爲哉汝乃自窮自苦而已我觀汝心猶若乘舟理在濟涉而靳固留戀坐觀所載日向臭敗如耿邑理當遷徙而懷安戀舊日待非常與之俱斃所以如此者無他亦誠心易簡或進或退進聞我言則有遷意退受浮言則又懷安往往相與沈溺於大禍而後已略不稽

考先王故事以從遷徙至大禍以臨乃方自怒其不遷不知其何所濟乎汝據目前之利不謀長久之計不思災患之來是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豈非大勸憂乎儻如汝意而不遷是止有今日而無後日也汝將相與淪於幽陰陷於死地何得復生在人上乎我今再訓誥汝汝當一其心勿聽險膚之言起稔惡之念以自臭污其所爲予恐險膚之人唱險膚之說倚乃身以爲姦迂乃心以爲惡將陷汝于死亡之地予憫憐汝爲小人所劫如此故丁寧訓誥以迎續汝今之命于天我虚心下意以勸諭使汝回心向道改過自新耳豈脅以刑戮之威乎以此誠心敬汝養汝所以然者以我念先王曾勞汝祖先汝乃先正子孫豈當擯絕汝而不收乎所以大能進汝於爵位者用仁心以懷汝爾非以威也儻我徇汝之意而不敢遷權柄自下綱紀紛如是失于政也我儻如汝見眷戀久安于此耿邑是陳于茲也則幽冥之中決不我貸先王在天將降罪疾於我曰汝胡得怯懦愚暗以吾之民納之於死地而虐之乎汝萬民乃不以

生生之計爲念止以目前爲利乃不與我同心  
是非我之罪也罪有所歸則我先王將大降與  
汝罪疾曰何不與我幼孫同心致我國家有失  
德乎夫顯明之中儻有罪罰尚可饒諒也幽間  
之中鬼神責罰自天而降汝復能聒聒道說乎  
且人主斷罪以刑鬼神斷罪以疾曰降罪疾者  
謂斷罪以疾也古我先王與汝祖父同其勞苦  
以養斯民今汝亦與我畜養此民汝不惟民之  
念乃有戕賊在心傳曰毀則爲賊戕毀也戕則  
在心是賊心也包藏賊心陷害斯民使之趨於  
死地汝所爲在此我先王與汝祖父其肯已乎  
蓋先王與祖父相安我國家不安則先王不安  
先王不安則汝祖父不安矣汝祖父不安則將  
如之何將斷汝棄汝不救汝使之以疾而死也  
且遷都之舉民平時藏蓄不免暴露將有見之  
而動心者則有作誓於鬼神曰凡我亂政同位  
之臣敢懷姦心乘權挾勢貪叨兼有它人具玉  
者則汝祖父當大告于先王曰作大刑于朕孫  
開道高祖大降不祥非特使汝疾病而已將使  
汝家有非意之禍倉卒之變凡人間不祥皆當

萃于汝矣則又總而告之曰嗚呼今我告汝不可易也汝當久敬之無或懈怠大憂之無或輕忽使我與汝同心一德無相絕遠矣相絕遠則死生異路矣汝不可并爲一黨牢不可破當各分其心謀長久之計從我以遷也汝人人自有中道今所見偏頗中道掩沒儻如我訓各求長久則中道自見惟理是趨是設中于心之義也乃有不吉不道凶殘小人不守常分而顛越不畏刑法而不恭暫遇一時之利而爲姦於外爲軌於內以相結約將爲盜賊以掠奪人之所有者我豈貸汝哉小罪劓之大罪殄滅之無遺子孫無易種類于此新邑今我此遷將大變斯民爲士君子豈容凶殘小人盜賊遺類雜於其間哉則以遷徙之間必有此事不可不預防也往矣哉將爲生生長久之計故今我用汝以遷永建汝家國矣且盤庚告戒動以鬼神警動之何也此風旣行得無有姦人倚此以爲姦乎蓋各一時風俗不可以後世之見而可否之也商人敬鬼盤庚以風俗衰弊訓誨不能遽革之故因其所畏而警戒焉然亦豈誑誤之哉幽明一理

也古人有言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明之禮樂即幽之鬼神也得罪于人者必得罪于天而民愛之者天亦必愛之也茲理之自然無足怪者學者其深思而謹取之

盤庚論下

此盤庚已在新都所作之篇也專爲士大夫設蓋未遷涉河時則并臣民而告之欲其上下一心以從我之號令也今既在新都民各安業無它心也所以圖天下之治者正有賴於士大夫不可少失其心焉故此篇勤勤懇懇告飭在位不復以刑罰爲言第陳所以遷都之意而勸諭安慰之嗚呼盤庚之心可謂忠厚矣其未遷將遷時則多苦切嚴厲之言而其既遷也其辭語乃安平深厚是知下篇乃盤庚之本心而上篇中篇之言皆不得已以濟事也上中二篇譬如拯焚救溺焦體濡足紛呶叫呼豈暇爲雍容之言至於下篇則如拯救之後各有生意率皆嬉怡歡笑互相慶賀戒勸而已豈復爲此急迫之態乎觀書者能識其意則三篇之說渙然冰泮矣





傳說而稱甘盤也觀高宗此篇命傳說之語不知學者有此見識智慮乎是知人主將欲繼先祖之德業立萬世之基本爲百王之楷式非學不可學不至於誠亦不可欲知誠乎當以高宗傳說事卜德之進否耳儻未至此無怪乎道德功業之不及二帝三王也余因傳說事有感發于心者故表見高宗之善學

說命論中

此篇之意皆傳說一見高宗知其非心所在而啓沃之也夫高宗之學能以至誠格天夢賚良弼可謂盛矣尚有非心何哉曰君子無所不用其誠儻誠止於一處不能運用於萬事間此非聖王之道也如羿之射良之策班之斧秋之奕僚之圓庖丁解牛梓慶削鐻痾僂承蜩皆誠止於一處雖即事而神而不能運用於萬事此所以易地而處則拱手而無所長矣此所謂曲則誠耳非天下之至誠矣惟天下之至誠則無處不誠矣在我有一念之非在天下有一事之失皆不得謂之天下之至誠蓋至誠無息故也傳說將挽高宗進於此地豈止夢帝而已乎中篇

之戒諄諄如此是所以大其所學也

說命論下

高宗聞傳說中篇啓沃之戒專在於忱誠而知夫誠之所以誠者有在於學也故於此篇首有舊學于甘盤之說又有麴蘖鹽梅之說其望於傳說者豈淺近哉傳說之對乃以學于古訓爲言其意蓋使學有所準的而已人之學問儻無所準的則茫茫渺渺何所適從昔孔子以周公爲準的至形於夢寐顏子以孔子爲準的至勞於瞻仰今高宗儻以成湯爲準的則治心脩身與夫平天下國家之道昭昭然森布於心目之間矣傳說盛稱惟學遜志厥脩乃來惟敷學半厥德脩罔覺其大如此乃終於監于先王成憲而已是使高宗以成湯爲準的也高宗以謂我豈能自致哉亦有賴於傳說耳昔成湯賴伊尹今我賴於說其言語荅問如珠貫璧聯明良相會真不虛語

高宗彤日論

嗚呼余讀高宗彤日乃知古之諫爭之法如此其優緩也夫祖己之意正以高宗典祀厚於近

廟至有雉雉之異故作此書爲戒而其書之所  
言乃言民之中絕厥命者亦不知理義也不若  
德不聽罪則孚命以夭若德聽罪則孚命以永  
其意在民初若不切於高宗其終乃言王當以  
敬民爲主無或媚神以求福至典祀厚於近廟  
也其意優緩如此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  
戒下既無失言之責上又無拒諫之名此三代  
諫爭之法也學者不可不熟思

### 西伯戡黎論

史記以謂紂賜弓矢鉞鉞與文王使得征伐爲  
西伯西伯陰脩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  
伯夫脩德行善臣子之常何以陰爲哉此蓋紂  
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已之下文  
王豈敢顯然脩德行善以取其誅戮乎旣而紂  
日夜失人心文王日夜得人心故諸侯叛紂而  
歸西伯西伯雖欲辭焉不可得也諸侯聽西伯  
號令者皆有志於爲善黎侯乃恃紂爲惡略不  
畏天下公論故西伯仗義以征之其意亦以警  
紂也夫紂所恃以暴虐者天下也今天下旣歸  
文王至文王敢稱兵伐近王圻之國亦可警畏

而脩省矣使紂脩省文王則將率天下諸侯北面而就諸臣之位不疑也祖伊見西伯戡黎此所以恐而奔告于受也祖伊以天命將絕格人元龜罔敢知吉民罔弗欲喪之事告之事亦迫矣是天命將歸西伯矣紂乃偃然自以謂不有命在天與桀對伊尹之言同乃知亡國之君其心符合如此單于曰我天之驕子也無知之人大抵安於爲惡以天自大嗚呼天豈爲無道之淵藪乎其亦可謂愚矣祖伊忠國愛君之心甚切余上溯其心爲之流涕而不忍讀此書也

### 微子論

嗚呼觀微子一篇則人臣去就之義見矣商之亂至此極矣無可爲者然三人心尚庶幾其萬一焉故微子之去國以警紂比干則直諫以警紂紂殺比干至箕子獨佯狂而不死者尚庶幾紂之警悔吾可以成就之也紂終不悔而死此三人者一存宗祀一守死節一陳洪範去者非叛死者非訐生者非偷故孔子表而出之曰殷有三仁焉以此知臣子之處心當究觀微子一篇可也又以知所謂仁者或去或死或留皆

仁也儻以去爲是而留爲非以死爲是而生爲非皆常人之客氣而非聖人之道也第顧其心於宗社如何爾

泰誓論上

下武詩序云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西伯戡黎近逼王畿其伐紂之心已露矣文王伐紂之心已露是天心已欲伐紂矣文王之心即天心也文王爲西伯九年死武王服膺十一年觀兵孟津以上諸侯之心退而待命以上紂之善惡紂暴虐滋甚是天使之爲惡而來佑周

卷之八

家也何以知之孟子曰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則紂之爲惡不悛豈非天意乎天何爲惡紂如此也曰商家之歷數盡已久矣特以聖賢六七作輔相裁成於冥漠間有不可得而絕者紂之姿稟蓋天生亡國之君也紂懵不知改故十有三年春武王大會諸侯蠻夷以伐之其伐之者順天意也天道茫然誰識其意此說儻行得無啓姦臣賊子動以天爲說乎曰不然人意即天意也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此人心皆叛紂也人心叛紂是天已絕紂矣予

有臣三千惟一心此人心皆歸武王也人心歸武王是天已歸武王矣武王伐紂非武王伐之也乃天伐之也使武王有一毫私心而不出天心是盜賊也此篇之終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豈欺我哉是則桑穀之祥雖雉之祥其禍乃見於此也商緒絕矣嗚呼傷哉然而有一桀必有一湯有一紂必有一武王此自然之理也人主可不謹

泰誓論中

上篇總誓友邦冢君下至庶士御事此篇誓西土有衆西土有衆乃武王心腹之師友邦冢君乃贊助之師爾或曰審如是武王何其小哉夫以腹心待人則誰不爲腹心以報我何遽分別如此也曰王畿千里有六卿之師而甸服之外皆扞衛王畿者也豈得與王畿並哉故王畿六軍自此大國三軍小國一軍而已由是觀之事勢當爾武王豈有心哉蓋腹心之師武王與同死生者也故別告之所以牧誓旣曰西土之人又曰友邦冢君也此篇大意以謂桀流毒下國湯體天以降黜之况紂罪浮於桀予其可遏天

命乎今夢卜協吉而受衆離貳我師協同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可也蓋聖人舉事不苟然也必當審諦紬繹隱之於心驗之於衆斷之天地質之鬼神不悖不疑不愧不惑然後沛然作爲不可復止豈有中輟之理哉告腹心之衆使之必往無或顧慮以謂不復如十有一年觀兵孟津退而俟紂之舉矣

泰誓論下

此篇摠受罪惡以誓西土之衆蓋欲發起衆士怒心使視受如仇敵必欲殄滅而無遺也懼其有私心者起不忍之心故以賞罰誓之夫不忍之心仁人之心也而曰私心可乎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此天下心也見惡人而不忍豈非私心哉此所以誓之使知所畏避焉嗚呼君臣至此亦天下之不幸矣武王不幸值如此君至於如此立誓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此所以有伯夷之非而又有孟子是之也余讀堯舜二典至君臣賡歌都兪之間如享鈞天九奏之樂使人玩味不厭至讀湯誓太甲泰誓則如入陛犴中見桁楊桎梏之器聞鞭箠撻決之聲使人憂

愁無聊無復生意况湯武當此時乎此余所以  
憐湯武之不幸也



橫浦先生文集卷之八









